

比利時這樣地處大西洋岸邊的小國也有引以自豪的名品,除了巧克力啤酒,就是炸薯條了。人們或許會以代表美國文化的可口可樂、麥當勞的漢堡包,同時在快餐店享受的炸薯條為美國營銷的範例。但是正如土豆片原產地的名譽的爭奪,人們對標準炸薯條的非物質文化所屬權也在爭奪不休。

??? 比利時人在散步旅遊或墊墊飢的選擇之一就是 在廳口店頭買一包噴香脆脆的炸薯條。現在的薯條是機器切就的,工廠將切好速凍的薯條送到大大小小的店里。最多的 消費常常伴以海鮮淡菜,這是一種盛產于海邊的黑色殼而淡植黃色鮮嫩肉的海產品。其它快餐店如牛排等,有時也伴以炸薯條。

??? 炸薯條的油鍋也隨着現代工業化的變化而發生了形式的變化,並且有了方形的電鍋,在家店也常會有小型炸薯條器具,十分方便,正如家家戶戶有着咖啡的器具一樣。現代營銷根據市場需求創造了更大的市場需求,比利時人的炸薯條多賣到了大西洋彼岸紐約,也賣到了巴黎的市中心。

巴黎的法國人,藉農業大國的氣勢和跨英倫海峽的英國人愛爾蘭人一樣經常吃土豆,在巴黎盧孚宮還有荷蘭梵高美術館,就有畫家描繪歐洲人在餐桌吃土豆的情形。?但是土豆卻不是歐洲的原產。現在爭奪土豆原產

地的國家至少還了秘魯和智利,他們是南美的居民。據說五六百年前土豆沒有被引入歐洲前,主要盛產于美洲,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後,歐洲人把這種好吃的土蘋果带到了歐洲,歐洲人在工

業化之前普遍地,大面積的種植土豆,並進入俄國東歐和小亞細亞,而後在亞洲也以普遍種植食用。土豆和其它農作物的災荒病變,使窮困的愛爾蘭人大批移民游移到北美,成為現代美國人祖先的一部分。後來的淘金潮,也吸引了全世界大批淘金客涌到美國,希翼在地下發現挖掘出金豆子。那時,飢腸漉漉的礦工不僅吃麵包,也吃土豆。

土豆在美洲和歐洲幾乎始終被當作糧食的一部份,伴以菜肴食之。而在亞洲的中國,韓



土豆絲 土豆片 土豆泥

人士的最愛,炸土豆條是最為普及的,因為有了快捷捨不得的工業發明,切的又好又快又漂亮,運進快餐店的比小麥粉量還大。

在歐洲的餐桌上,還有像麵粉一樣的土豆粉製成的食品,吃起來的口感自然不一樣,現代食品工業將加工土豆粉變得簡易,而家家戶戶依據食譜的需要,也可將煮好的土豆搗成泥狀上桌。

中國人則不然,由於三千年南北不同菜系的形成,烹調變成最講究的飲食美學,像土

國還有日本等,卻經常被制做成好吃的菜,有的還相當精美。

土豆最原始的吃法當然是扔到盛水的鍋里去煮。另外扔在火堆里烤土豆也很香。但是蒸土豆塊兒或煮好的各種土豆都是歐美

豆這類原材料,可以切成細絲,用開水一過濾,伴以各種美味的佐料即可食用,或者炒土豆絲也是一道好菜,但是配料佐料是十分講究。配以肉絲或蘑菇絲,味美而色全。

將土豆切成薄片製作菜肴也是很好的做法,外形酷似竹筍片,但二者全然不同。有一位比利時作家朋友說他在一家愛爾蘭中國飯店就餐,寫有竹筍片的菜譜,製作上桌的菜里卻有土豆片兒,我對他的說法半信半疑。

至於土豆塊兒,經常用來作湯。俄國人喜歡搞土豆烤牛肉,中國人當然也喜歡吃土豆燒牛肉,不管他們在自己的家鄉,還是走到莫斯科和彼得堡。現在不僅哈爾濱這樣的北方城市,在南方的大都會也會發現除了法國大餐,美國快餐,也有俄國餐廳的存在,但是俄國在過去一百年來,不管是飲食文化還是政治文化都在歐美西方文化面前略輸一籌。原因是俄國不論在沙皇時代還是斯大林及其後的年代都缺乏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要求的創新,即使在托爾斯泰,高爾基和《莫斯科不相信眼淚》的文學作品中,描寫土豆湯的場面依然是沉悶的窒息的,並且是離苦的,至於《古拉柯群島》的境況,更是如此。走到政治解凍,冷戰宣告結束,莫斯科人才排起長龍,在美國麥當勞快餐店大快朵頤,嘗嘗西方自由民主的味道和可口可樂的文化。(楊明)



孩子的記憶能力

記憶能力對小孩的學習很重要,因為在孩子階段的學習,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知識的積累,將前人總結出來定型的知識轉變成自己的知識,記憶是在這種轉變中的一個重要手段。

因此家長以及其他兒童教育工作者對記憶是怎麼回事的認識與對孩子記憶的培養就顯得很重要了。

首先,什麼是記憶?我覺得中文"記憶"這個詞語很準確。實際記憶確實是由"記"與"憶"兩個方面組成的。所謂記,就是將某種信息存儲起來,但這種儲的目的是今後在用的時候能提取出來,也就是憶。記憶的相反是忘記,所謂忘記就是不能將記起來的東西回憶起來,這時候,以前記住的信息其實很可能還在記憶存儲的地方呢。

記憶並不單單是人只有一種功能,例如您將麵糰按一下,出現了一個小坑(用科學術語說就是出現了形變),當您的手指移開時,這個小坑還會在那里,我們說麵糰記住了這個小坑。過一會兒,這個小坑就會慢慢地消失,我們說麵糰此時忘記了原來的手指向它壓去的那個信息了。當然,這個例子和人的記憶不盡相同,麵糰不會憶,只會記。我們可以將這種記憶稱為機械記憶,而人的記憶稱為生物記憶。

我之所以舉了上面這個麵糰的例子,就是想利用它來說明記憶中的"記"這個方面,特別是小孩記東西的特點。小孩記東西相對大人來講,更偏重於機械性。所以反復重複與強調是小孩記憶的一種方式。還拿那個麵糰為例子,麵糰恢復原狀的時間,即記憶時間的長短是和您手指下壓的力度成正比的,力度越大,恢復時間就越長。這給我們的啓示就是您再讓孩子記東西的時候,初始的IMPRESSION要強,他記憶才久。怎樣使IMPRESSION增強呢?這到不是象壓麵糰那樣去用手指壓,而是可藉助聽覺,視覺,觸覺並用的方式。比如記單詞時,可邊寫,邊出聲拼,這時候,孩子的眼睛,耳朵,與手並用,將信息傳到大腦里。

另外就是重複,還拿麵糰為例,麵糰恢復了,也就是忘記了原來的信息了,怎麼辦?再反復壓,這樣壓幾次,麵糰的小坑就不恢復了。也就有了永久記憶。孩子也是這樣,要重複。小孩不象大人,小孩喜歡反復,而且越小越喜歡反復。比如INFANT的時候,媽媽反復唱歌時候,小孩很安靜,因為她喜歡這樣。另外給孩子講故事,他們總是讓你再講一遍,也是因為重複使他們高興。其實論語第一句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 這里講的是指孩子的學習,因為"習"在當時還有小鳥學飛的意思,所以是"羽"字的一半,就是羽毛未滿的時候。看小鳥學飛時候,飛起來,掉下去,再飛起來,再掉下去,反反復復地,大人可能認為小鳥多頑強啊,其實是誤解,小鳥那是玩呢,所以"不亦樂乎"。這個啓示就是要讓孩子復習,一般可以隔天復習,再等一周復習,他肯定就記住了。

當然,以上是從機械記憶的角度來談的。畢竟人不是機械,還有生物的一面。再孩子學習時,理解也很重要,所謂理解,無非就是用已知的去聯繫未知的或新知的。這樣就在孩子的腦海中慢慢地建立起一個知識的網絡,將各種知識彼此地聯繫在一起,這個網對"記"和"憶"都要加固的作用,隨着這個網的增加,孩子的記憶也慢慢地轉向理解記憶了。再這里需要強調的是給孩子講的時候,概念要清晰與適度,也就是要用他已有的知識來解釋新的東西,這樣就做到易懂了。孩子的知識網絡才脈絡清晰。

(作者:採採荷)

不久前,我接到一位編輯的郵件,他們的雜誌轉載了我的文章,想給我付稿費,在郵件的最後,這位編輯寫道:"初春時候,乍暖還寒,請注意保暖!"看罷,我小小地吃了一驚。我與這位編輯素昧平生,就連對方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他竟然囑咐我這個!儘管我知道類似的客套在中國不算什麼,而且這位編輯肯定會給所有他的作者都送上同樣的祝福,可我還是在感到了一絲淡淡的溫暖。

這樣的噓寒問暖是中國式的。在西方很多國家,人與人之間保持着君子般的距離。雖然親朋好友見面時會相互擁抱或是親吻面頰,但是連做媽媽的也不會對已經成年的兒子直接說:"天這麼冷,你怎么不多穿件衣服?"這里面當然有文化的因素,比如在德國,人們比較不喜歡別人像母親對待小孩子一樣對待自己,如果你好心好意地提醒別人吃水果的時候不要同時喝水或是出了汗之後不要吹冷風,別人非但不會領情,甚至還會覺得你腦子進水了——我都這麼大的人了,難道連這個都不知道嗎?還有的人會把這樣的關心看做是對自己能力的懷疑,甚至耿耿于懷。

當然,不是說西方世界里人們就不互相關心,只是關心的方式有點不同。我的丈夫是德國人,我的公公婆婆居住的城市距離我們家有170公里,開車要近兩個小時。如果彼此造訪,在臨

在當下中國社會,富二代或官二代幾乎就是一個貶義詞。但在現代歐美的一些發達國家,卻少有這樣的說法,相反,一個顯赫的家族更有可能誕生不凡的人才。美國肯尼迪家族的祖先來自愛爾蘭,1840年愛爾蘭因土豆歉收而發生災荒,大量飢民漂洋過海來到美國波士頓尋求生機,其中一位就是帕特里克·肯尼迪。他的兒子約瑟夫·肯尼迪發迹于20世紀20至30年代,在股票市場上掘得第一桶金之後,憑藉敏銳的商業直覺,約瑟夫並購了兩家與電影有關的小公司,而後又在經濟危機爆發前,他退出了電影業,從而幸運地保全了自己的財富。二戰期間,受羅斯福總統任命,約瑟夫·肯尼迪前往倫敦任美國駐聖詹姆斯王室大使。可見肯尼迪家族的後代既是富二代,也是官二代。約瑟夫·肯尼迪育有四子五女。單說這四個兒子吧,長子小約瑟夫·肯尼迪犧牲于二戰期間歐洲戰場;次子約翰·肯尼迪在任美國總統期間遇刺身亡;三子羅伯特·肯尼迪于競選總統期間遇刺身亡,所謂出師未捷身先死;只有幼子愛德華·肯尼迪活到年老,他在參議員崗位上盡責工作四十年之久,被譽為"美國雄獅"。臨死之前留下一部回憶錄,其實也是家族回憶錄:《心的指南針》。

這個家族可謂歷經磨難,除了各種意外事故頻頻降臨之外,還有就是疾病的造訪。愛德華本人晚年被診斷為腦瘤,但是比起當年兩個孩子被診斷為惡性腫瘤,這樣的消息對他已算不得什麼威脅了。1973年,他年僅12歲的兒子小泰迪生了骨瘤,且惡性程度高,醫生

別的時候雖然都不會忘了提醒一句"回到家之後來個電話",但是絕對不會囑咐"開車小心"。

在國外生活的時間長了,有的時候會被突如其來的中國式的溫暖弄得不知所措。一記得很多年以前還在上大學的時候,有一次和一個過去的老同學結伴去波恩玩:那時候德國政府還沒有正式遷都柏林,中國駐德國大使館和教育處都還在波恩。我和我同學那時都還是窮學生,又都是中國人,聽說教育處有招待所,價格便宜,於是就準備去借宿。我清楚地記得那是初冬,我們的火車到達波恩的時候已經華燈初上了、下車之後,我們才發現沒有招待所的地址,無奈之下只好住教育處打電話,心里很忐忑,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已經下班了,電話很快接通了,聽了我的陳述,電話那頭的工作人員說:"那麼你們先到教育處來吧,我們送你們,去招待所、"我硬著頭皮又問:"怎麼上您那兒去呀?"他於是在電話里耐心地講了兩種路線。我聽得稀里糊塗,正準備說謝謝然後自己看地圖

認為這樣的病人極少能生存下來。小泰迪被迫接受截肢手術,自此失去一條腿。當時化療技術剛剛發明,接下來的兩年時間里,小泰迪還經受了極其痛苦的化療考驗。愛德華甚至還學會了靜脈注射,以便在家里親自給兒子做化療。從而而不影響上學。憑著堅強的意志和樂觀的信念,小泰迪挺了過來,如今是一位商



人和律師,還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但禍不單行,2002年,女兒卡拉被診斷出患有"無法通過手術治療"的肺癌。醫生告訴家人,擺在她面前的是極小的生存概率。但與當年泰迪生病一樣,全家人都拒絕接受這一論斷。經多方求醫,最終在接受了手術和大劑量的放化療之後,卡拉同樣挺了過來,後來也成了兩個孩子的母親。

?在這類逆境中堅忍不拔的固執性

的時候,對方在掛斷電話之前仿佛是不經意地問了一句:"那麼,你們跟我們一起吃晚飯嗎?"在那個寒冷的黃昏,這樣的一句話差點兒令我沒出息地落下淚來。

離家這麼多年,我早已習慣了和人保持客氣的距離——我不會給人敬酒夾菜,也不會囑咐別人多加一件衣裳,但是在我心里,我仍然喜歡中國式的溫暖。(林中洋)

中國式溫暖



格,愛德華認為首先源于父親諸多教海中的一條:永不言棄,決不被動接受命運。他相信,面對厄運,如果啓用積極樂觀的心態,至少還有成功的機會;而消極悲觀的心態只能有一個結果,那就是失敗。

如此看來,在這個顯赫的家族中,父親留給子女最為珍貴的財富,決不只是金錢,而更是一種達觀向上的生活勇氣——這是逆境中的真正的指南針。當然父親的教誨並不只是空洞的說教,在愛德華的自傳中,留下了不少具體的細節,這都可圈可點,令人回味再三。

愛德華記得自己大約十三四歲時,必定是犯下了一個過錯,父親叫他去房間,說了這樣一番話:"你可以選擇認真地生活或是隨性地生活。不管你做什么選擇,我都依然愛你。但是我得告訴你,如果你選擇後者,那麼我沒多少時間可以花在你身上。你好好考慮下自己的決定,家里有這麼多孩子,他們會比你更值得我關心。"以後每遇到人生的轉折關頭,愛德華總會想起當年父親的告誡,從而選擇認真地生活。這不啻為一個慈愛明智的父親的肺腑之言。是的,無論子女是成功還是落魄,不變的總是父母的愛,因為這份愛基于血緣,無需理由。然而,父母對子女的期待、尊重卻基于品格,並且這種品格是通過父母而影響子女。如此說來,我們周圍有太多父母基于本能慷慨地付出他們的寵愛,卻難以做到如肯尼迪父親那樣,懂得把握無條件的愛與有條件的期待或尊重之間的區別和分寸。

(待續)